老朝奉的獨白：徽商程國僖相關文書介紹

王振忠
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

西元 2000 年，以黟縣的西遞和宏村為代表的皖南古村落群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「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」，黃山白岳間豐富的地表人文景觀，從此愈益受到世人的矚目。作為歷史學者，除了讚歎精美的徽派建築之外，我更關注那些迄今尚存的民間文獻。此處介紹的徽商程國僖之相關文書，就包含有以下數種：

1 、《履揚自述平生及妻王氏事跡》：

抄本 1 冊，封面除書名外，另有「後首列有各處祖地及訴城隍神詞」字樣。履揚應即程國僖，從抄本的記載來看，他生於嘉慶十五年（1810 年）五月十九日。該書首頁起初便是「七三老人平生自述」，這是指光緒八年（1882 年）程國僖正好七十三歲。他在該年四月杪寫完「平生自述」的末了，似感意猶未盡：「倘上天再賜我壽，不衰老，再來補書。」事實上，直到光緒十九年（1893 年）程國僖仍然在世，是時，他已八十四歲高齡了。因此，本文標題稱之為「老朝奉」，想來是恰如其分。光緒十一年（1885 年）三月杪，老朝奉寫道：

> 余自新正以來，共脫三牙，覺眼目步履較舊衰老，幸健飯如常，不拘菜蔬，覺得子孫不好出口，暗腹云：無銀錢遺與他們。自七年歇業回家，坐食山空。我今七十有六，不久人世，特將平生心志，筆之於書，使汝子孫知之。不然在世數十年，非是癡呆，稍諳事體，歷練生意之道，雖不能出類，自亦安分守謹。緣習錯藝業，父手創□（？）吳城程永益牙行，與別不同，每年代客買賣，約計二□（？）萬，交易期以六個月歸銀，以致帳目浩大，被□□□□（？）倒塌，遞年總有數萬之多，行家取用三分□□□□（？）大，亦難賠償，只得向賣客求情，人累累人。叨作呈□□（？）款，蒙客幫視為腹心，自嘉慶廿五年至道光廿六年間□（？）歇。因道光年間水災、蝗蟲共被十四次，貿易場中全望年歲豐熟，鄉農既遭水荒，顆粒無收，鄉店安望歸帳？不但想收老欠，連上春放出者又是乾沒。年復一年，總之歸在行家頭上，以故交易減小，使用如前。加之頻年水荒，難民叢集，官諭捐修圩堤，苛派更多。滿冀生意轉頭可以彌補，不期愈趨愈下，只得收歇，以故不能積蓄銀錢……

當時，程國僖繼承父業，在江西吳城鎮開設程永益牙行。該書「自述平生」的目的，主要是為了將「平生心志」傳之子孫。換言之，亦即將個人從商經驗傳之後嗣。

2 、《…如□□集》：

抄本 1 冊，除抄錄《文昌帝君寶訓》、《魏徵上唐太宗十思疏》、《文昌帝君勸世人敬惜字紙文》、《史記・管晏列傳》、《申文定先生百字銘》、《格言四則》、《神效痢症方》、《純陽祖師延壽育子歌》、《眾神答語抄錄一集》、《呂叔簡先生著四禮翼冠婚喪祭》、《柳宗元賀王參元進士失火疏》和《朱陸異同序略》等之外，還有一些程國僖本人的典屋、治癬藥方、八仙膏方以及玉皇聖誕迎神值年、文會、祭祀和掛錢等方面的內容，不少記載可以詳細補充《履揚自述平生及妻事跡》中的編年敘事。另外，書中還頗為好奇地記錄了科舉考試的日期安排——「光緒十三年四月，學使貴大人科試按臨日期，毋論那月到徽州，總是這樣行色。我貿易之人，不識此中那日考甚麼事，始故照錄之。」之後，文書又抄錄了上洋（上海）刊行的《基隆捷報圖》和《地球圖說略》，對於世界形勢顯得極為關心。當時，中法戰爭剛過去兩年，「福建省基隆地方，

法蘭西欲佔踞，以致起釁，後議和」。其後，程國僖抄錄了世界各國的國名，如「大英國」、「大丹國」和「大法國」等，有的還加上自己的注解，如「大丹國」條下云：「究不識何國名」；而「大日本國」後則曰：「琉球屬國被其吞併」；「大北德意志國」下注明：「想是德國」。最後，還發表了自己的一番感慨：「此就目前在中華貿易者列報，仍有好多小國名未列。《申報》中亦有列過，茲摘錄《申報》要事，余心中愛其詳說合余意見。而論鐵路一款，余又非之，不知各事概被做去，我中國窮民無飯吃，勢將遇一荒年必為亂階，可不憶歟！」文書中還有相當大的篇幅，記錄了程氏在江西時所見到的錫箔、紙張、布疋、小麥和米穀等的行情。從中，我們可以大體窺見程氏牙商商務經營的內涵。另外，文書還摘錄了大清律例中有關開豁徽州、甯國、池州三府世僕的規定。應當指出的是，該冊文書末了還有民國三十年（辛巳年，1941 年）的幾段文字，除非程國僖能活到 130 多歲，否則，這只能是其後裔的文字——而從文書前後明顯不同的筆跡來看，應當也能證實我的這種判斷。

3、《習學生意要言》：

抄本 1 冊，封面除書名外，另有「光緒九年季春書於問心…」的字樣。內中第一部分為「習學生意節略」，講述從商的道德規範（第一虛心受教，誠實無欺，勤謹小心）。其後是「（黟縣）四都古築孫名昭書與兒子，茂堂兄抄傳與我」的商業書，其要目有：第一要出門小心，第二要至誠，第三要謙和，第四要耐忍，第五要變通，第六要主宰，第七要儉樸，第八要身家性命，第九要重禮義，第十要根本。再後則為《商賈要語》、《作客須知》、《商賈類》、《江湖歷練》、《作客機關》、《心命歌》和《戒賭博十款》等，其中的文字有不少為以往披露的商業書或商人書所未見。

4、雜抄：

抄本 1 冊，無題。首頁有：「光緒七年翻閱帳箱，尋出……余廿一歲，在吳城行內習業，心中……父親舊歲在家終壽，余未親視……抱憾無窮，繼母在堂，為子者當體親心，特立志向，嫖煙不沾，筆之於紙，以便觸目驚心，免得忘記。邇時筆跡不同，茲抄存於書，留於後輩子孫觀看。凡人總在少年立定心志，至老勿改。余之戒條數款，均未違初志，一文沒有私蓄，匪徒口是心非，想邀人譽，誰人得知，難瞞天地祖宗。」抄本全書首先是「戒己立身要言」，於道光十一年（1831 年）寫於江西吳城鎮，其中談及家庭糾紛。之後抄錄《如意集》、《歷代帝王都會姓氏考》、《酬世錦囊》、《呈請示禁匪類騷擾僧寺紅呈》、《賑濟饑荒文》、《父授分產業關書》、《母授分產關書》、《萬寶全書》載〈歷代帝王建都〉、《堪輿論》、歲紀、藥方、蘭譜、路程（蘇州府至南、北路站數）、〈婺源浙嶺募化修理〉、燈謎、勸諭類詩文等（如邵康節先生（字堯夫）《養心歌》、夏桂洲先生勸諭作《西江月》四首、《眾佛論善惡》、《教家格言》、《學規文》、《勸學文》，另有一篇《原釋教道教正論》，下注曰：「江西辛熾夫先生重刻《暗室燈》善書，板存杭城大北關辛延順祠，有此一段，辯駁甚有道理。」，還有一些與黟縣相關的太平天國戰事，以及兩江總督曾國藩《核定淮鹽西岸認運章程》、《湖南省士民招討夷逆啟》、《張侍讀之洞上李伯相書》（光緒七年三月廿五廣東《香港日報》）和左宗棠等人的奏摺。

5、《摘抄申報》：

抄本 1 冊，封皮似為一商品的包裝紙，封底有字曰：「……號 /…東門面便是」。書中有言：「余雖衰老目昏，原可養神，因夏天日子甚長，靜坐無事，不然開卷有益，觀書未久，即打呵欠，亦不想睡，難遣長日。聊將心喜書籍抄錄，混混光陰。」這裏交代了程國僖摘抄《申報》的緣由。抄本封面除書名外，另有「光緒十九年癸巳，附錄地理、葬經及楊公之撼龍、疑龍、觀星、立穴之要訣列此 /《大清律例》及本縣縣誌二書，藏書之家定有，貿易中人那個喜觀。余意欲觀之，難於向借，縱戚好亦不肯應，慮代拖殘，所以自亦不便開口，故於此二書甚艱見面。今寓

咸其弟家，幸星文聲甫二侄購有此集，余得飽閱。恨老人精神心血已衰，隨閱隨忘，遇所好者，特抄存之，以便後人見知，以為幸事。」抄本內首頁記有：「書後四十頁，摘鈔汪仲伊先生校注《葬經》、楊國師《撼龍、疑龍經奧旨》『天下大勢行龍所在』。又見《地球說略》，言外國地方之大，今並鈔來，以充見識。」其後抄錄〈亞細亞大洲圖說〉、〈歐羅巴大洲圖說〉和〈亞非利加洲圖說〉等。該書主要摘抄《申報》及勸善醒世詩文，從中頗可窺見徽商對變幻多端的晚清社會及世界之關注。另外，書中還有一些徽州（尤其是黟縣）當地糧食運輸、迎神、祭祀、醫藥及風水等方面的內容。

6、《柏林娶親拜天地祝文》：

抄本 1 冊，無封面，今據首篇命名。除〈娶親拜天地祝文〉之外，還有〈柏林我家解白虎祝文〉（下注：亂後遺失，光緒四年在曾初處抄來）、〈柏林清明祭掃請土地神祝文〉、〈道光廿八年戊申酌議清明祀公會公啟〉和〈我族班輩〉，主要是有關喪葬風水及祭祀科儀等方面的內容。

7、佚名無題抄本：

1 冊，內容與上述頗有雷同之處，但字體有極大差異。

8、訴訟案卷：

抄本 1 冊，內容是同治四年（1865 年）程國僖與其侄子程曾治圍繞著祖傳鄭家坊同春店發生的訴訟糾紛。

三、各文書的史料價值

上述抄本的紙質極差，並多有不同程度的殘損，在我看到之前這幾乎是被人視作一堆垃圾而已。但稍加整理卻可發現，其中反映的內容大體完整，所提供的大量資訊則是前此所見徽州文書中極為罕見的！

文書的主人叫程國僖，為徽州府黟縣會昌鄉延福里一個有監生身份的商人。其中的《履揚自述平生及妻王氏事跡》全文約一萬八千字，逐年記錄了自嘉慶十五年（1810 年）至光緒八年（1882 年）程國僖本人從出生以來幾乎一生的經歷，編年敘事中的細節均異常生動、翔實。譬如，書中談及自己的從商經歷及最初所得薪俸：

> （道光）七年，十八歲。自身長大，羞愧作學生之事，一心學練寫票，向來小膽，間或書票算錯，司事講話，臉即通紅，幸得諸夥指教。年終，表兄與辛金拾兩。是年，海內不寧，行中交易九十一萬。
>
> （道光）九年，二十歲。更用心習練寫票，每日筆不離手，指甲搦管污了，至夜上簿間忙時，票亦算錯。客幫持票來行，何表兄問是那個寫的，別人答係余書。表兄即囑以後小心，勿鹵莽，越駭越錯。嗣後，大著膽直書而去，一毫不錯。是年，領辛金卅兩。

另外，他對當時的商業貿易有不少生動的記錄，茲摘錄數段於次：

> （咸豐）八年，四十九歲。逆在金華、蘭溪地方，江西那路上下不通，我店存有花箋紙在嘉興府，屢信來催我店去脫。余坐家無事，與兄商量，出信叫水客吳景堂兄回家，我陪他走徽河下去。六月杪，與景夥到漁亭坐船，至屯（溪）搭義烏船，由杭（州）到嘉興。景兄以余初到，邀遊西湖，余已[以]出門賣貨，要去就行市，候事畢回時再嬉。不期到得楊茂盛行，海船已開，沒得買主。八月，行中請余仝景兄遊湖。船上見彗星現，光芒甚大。至中秋後，才只做盤，將紙脫去，隨即料理動身。……九月初一，抵杭大關過稅。至浩橋買些零物，過江頭熊大本行住下。若上常山、玉山，則在其行過船；如走徽河，要至歙人洪巨成行搭船。奈這兩日沒船，意候事畢，遊西湖一轉，亦見山水之靈，不料即有便船至徽，就此上船。可見山水亦要有緣。因天乾，河道無水，到得嚴州府，已初七矣。……

十一年，五十二歲。正月，聞逆退去，即同汪盈竹夥（字壽山）由玉過常山，打聽一路平靖，即轉店，商發車將茶簍及箋紙趕快至常，往義橋售。不期行市不好，運到寧波，誰知莊頭不對，本處不消紅茶，因此滯鈍。至四月，抖（？）夷人消去。置辦墨魚、綠帶，著汪壽山夥仝宏陞汪靜波兄，運至百官，起一半，仍者運到義橋看勢，走徽河而上。早聞張玉良大人帶兵，紮在嚴州堵禦，擄至金華府界內，百姓與官兵為仇，因此常、玉河道不通。續聞西逆由諸暨竄寧波，市上紛紛逃避，道台請夷人守城，與宏陞夥汪在其翁相商，到百官探聽，如果前進，即將那一半貨齊帶義橋。正值臨平賊氛更甚，沒得船只，托徐漆圃（舉人）捐員外郎，在彼營務處，承其著官軍封船裝貨上嚴州。在富陽遇賊，打仗敗陣降逆，汪壽山靜波逃到家鄉。余於九月遂抵慈溪，搭余政平先生鴨屁股□（？）至上海，坐大輪船名土禮被失到九江，換船上省，搭子子至河口。臘月十□□（？）抵店。

（同治）八年，六十歲。承店內辦酒一席。是年三月，承暖水祝源達號祝□（？）三兄邀，（姜里村德豐店八都乾大恒店）義泰正在河口做箱紅茶。六月杪來信，要余去杭義橋售粗茶。因杭省行市不佳，會汪錫三姻侄勸運峽石鎮脫。晉兄信來，邀余至上洋，因紅茶折本，欲到餘姚辦棉花。余同祝呂祥兄帶洋兩千，至義橋晤我夥江汝和老，云：「湯口棉花沒有行市，現辦放帳可以保本，若售現盤要蝕。」是以未辦，帶洋轉身。呂走花埠回暖，余走常、玉山而回。後來算帳只六幾折，幸本店做股分不多。

咸豐同治年間，正是太平天國兵燹戰亂時期，不僅徽商在各地的生意頗受影響，而且徽州本土亦遭慘烈蹂躪。對此，文書中也有頗多記載：

（咸豐）二年，四十三歲。聞廣西省逆匪滋事，至下半年，聞到湖南，省城未陷，逆欲退去，因有掘煤人降他，逆即直下湖北。臘月，聞武昌城陷，殺戮甚重，市上人心慌慌，店家、莊客存心，年終貨銀少兌。

三年，四十四歲。正月，風謠逆到九江，市上紛紛逃避。余亦囑各夥雇船回家，概給盤費，只余仝志兄、汪苑鄰表兄管行。兩人灶上，一人打雜，一人看守己貨、客貨，邊做生意。逆至九江，順下安慶，接陷南京。五月，賊將夜抵吳，每船一隻傍岸，即放一炮，轟轟炮聲，令人心驚！……

四年，四十五歲。正月，風謠賊快到夥，將家眷坐轎，進際頭，租四十隻搭棚居住。棚傍未開水溝，春夜水大，棚內透濕，日加稻穰，每把十文，曬了又濕，加之大雪又冷，虛受驚駭。二月，偽張指揮由祁門而下，封刀過嶺。據說，城中公局紳董進賄而去。自後風謠不息，人心思亂。……

五年，四十六歲。四月二十，西逆趙白二人從江西弋陽敗，至我邑，用假刀槍。家眷避到際頭，租湯嘉福兄屋住。維時逆假安民下鄉擄物，本村商議起分局，鳴鑼知會各門，各姓支丁不准躲山，在局代其買辦，不許敲門驚動婦女。逆眾誰依軍令，借買物打門，老幼婦女怕其進屋亂來，到局內叫人去叫逆來局，無人肯去，說他手中有刀，不敢前往，外面鼓噪起來，要鳴鑼捉拏。局紳云：鳴鑼即有性命之憂。不料躲在家中男子，街上鳴鑼捉土匪，逆見多人，持長槍、大關刀、大剛乂[鋼叉]追趕打鑼之人。余陪頭目潘姓辰州人坐談，聞外面鑼聲，潘亦驚惶，問余何事，答捉土匪。潘拉余出分局，□（？）首觀看，恰遇持剛乂逆一乂刺來，離余肚五寸，險遭凶害。□□□（？）潘背後，只得稱呼：「問爾潘大人，外面云捉土

匪，非是捉……」……「稟大人，明日發兵來，雞犬不留。」潘亦……。八日，逆至十都打擄，被十一都嶺下金殿……逆接仗，銃傷逆頭旗，因此退入城中，想發兵打仗，恰趙……吊白逆下去，我三都才只放心。白逆到休，趙令劄城外，未幾□□（？）邑十都打館，趙亦退上，即走羊棧過南京。……

（同治）二年，五十四歲。二月，南京克復，西逆亂竄。據有十二班賊到我邑燒殺，淫擄更甚於前。家眷逃上祁門，住在曾大人紮營盤邊。余房屋遭焚，逆又撲漁亭、祁邑西門，兩路概被老湘營擊退，殺賊無數。家眷復逃至上溪口，外面得信，即著曾體回家，接眷出外。……

除了戰爭的影響外，自然災害也對商業的影響頗多。如江西的災荒就對程氏牙行貿易多所影響，關於這一點，前文已略有述及，而在道光十四年（1834 年）條下則有進一步的描述：「江西又遭大水，一年大過一年，人民苦極，生意一年小一年，帳目被各處店家因水災倒遯，寫受貨價步跌，駝銀兌客供利，開行者受累不淺。」

此外，抄本中還有不少反映社會生活的精彩內容。如有關文會，就不乏頗為有趣的史料：

（道光）三年，十四歲。正月初十，輪值文會。於伯帶余同其胞姪上駩去做會，吃大塊豬肉，余亦吃得一塊。飯後，童生作文一篇，詩一首，題目「子使漆雕開仕」，於伯代作。邇時余與駩弟在館中尚止作承題，見葉宅子弟內有比余矮小，抽出筆來就做，自家羞慚，躲□（葉？）姓祠內。

（光緒）七年，七十二歲。正月十六，下田㪷拜年。十七日，輪值葉宅鄰舍胡姓做文會。余自道光廿二年入會，五十餘年從未到過，附本家多人去祭聖。十六日，吃大塊豬肉。十七日，年過七旬有轎坐，會內開消。……

（光緒）八年，七十三歲。正月十六，下田㪷拜容。十七日，輪葉宅值年做□□（文會？），余附本家及恒德仝往。酒席甚實體面，余坐八席，另得□□（？？）紋銀乙兩，不然輪余不著。因葉宅比余年長者謙未坐，……

對此，《…如□□集》中還開列有光緒十三年（1887 年）一次文會的詳細功能表。此外，書中還有一些涉及訴訟的具體過程：

（同治）十年，六十二歲。七月，何竹泉表兄與鏡泉訐訟，因渠家分析之時，余在居中，初然[然初？]汪阮如先生亦係中人，出面代訴。鏡要找竹名下銀七千兩，頂萬福股份，當兌六千弍百，寫立「收到銀兩」字樣。鏡持收字，控竹吞銀六千弍百，誣阮先袒竹，以致不能結斷。故雇轎出繞[饒]，趕余回里。比遞投到，謝公傳訊，官問余此項情實，余均是表兄弟，據實稟訴。謝公云：本縣已明白，問余如何。余稟：大父師明斷。官勸竹補鏡洋四十員，諭鏡還結。鏡未遵依，因此定案。……

《履揚自述平生及妻王氏事跡》末，還收錄了一份「訴城隍神詞」，緣起是程國僖自感為「逆侄」所欺，打官司則無錢供衙役需索，托本家親戚調解，而老輩又多已去世，並且亦無人肯做惡人，「以故左思右想，只得具訴於城隍冥令尊神之前」。

這批文書的豐富內涵，恐怕不是小文所能詳盡介紹的。但透過上述的幾冊文書，我們仿佛看到——在光線黯淡的徽派宅院內，一位風燭殘年的老朝奉，時而饒有興致地翻閱報刊書籍，如饑似渴地抄下自己感興趣的內容；時而閉目養神，努力追憶著個人生平的點點滴滴——歲時伏臘，商海沈浮，家庭糾紛，兵燹戰亂，人事滄桑，世道變遷，……此刻都一一浮現於腦際。暮年的他費力地將之訴諸筆端，為的是將「平生心志」傳與後人……

牙行是市場交易過程中的仲介業者，[1] 程國僖相關文書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牙商經營、商業理念及家庭生活的具體例子。另外，從徽州商幫的發展史來看，較之歙、休等地的商人，黟

商興起的時間較晚。黟縣直到清初經商風氣方才蔚然成風，而在其發展的鼎盛時期，在徽州商幫傳統的勢力範圍——長江中下游地區，他們所面臨的，已不僅是先前那種國內商幫彼此競爭的局面，而是愈來愈感受到外國商業勢力的嚴峻挑戰。在相互交往、碰撞與合作的過程中，[2] 黟商中的許多人除了關注國內形勢的瞬息變化之外，還不得不盡力瞭解當時世界各國的政治、經濟格局。[3] 他們在近代經濟環境中的境遇，可能是先前那些徽商所無法比擬的。這也為傳統商幫在近代的經營活動及社會生活，平添了諸多豐富而生動的內涵。

註釋

[1] 關於清代的牙商，參見：吳奇衍〈清代前期牙行制試述〉，載《清史論叢》，1985 年第 5 期；邱澎生〈由市廛律例演變看明清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〉，載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編《史學：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台灣：台灣大學歷史學系，1998 年)。

[2] 屯溪，「徽茶為歐美所貴重，而屯溪又徽茶聚匯之地」(吳克俊、許復修；程壽保、舒斯芴纂《民國黟縣四志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8 年，卷 7《人物・尚義》，頁 91)；「江西之九江，該地為通商巨埠」(仝上，頁 95)；上海，「道光年間，華洋通商，凡至上海者，(余)達力為保薦」(仝上，頁 87)。黟縣黃陂人汪際淇「精通圜法，工辨銀色，真偽立分，在上海創設公估局，際淇綜其事，嗣以子國藩繼任之」(仝上，頁 84)。上海公估局是專門鑒定元寶成色的權威機構，凡經公估局鑒定，注明成色的銀元寶(包括外國銀行的銀元寶)，才可在上海市面上流通。參見程其康口述、胡曉國整理的〈我所知道的上海公估局〉，載政協黟縣文史委員會編《黟山文史》，1997 年 3 月。

[3] 拙藏黟縣史氏家族文書中的《籌劃指南》抄本中，除有〈山西票號各省會兌約式〉、〈漢口會兌合上海規錢格式〉、〈各號票平〉和〈票號放外省期款演算法〉之外，還有〈補錄外國全[金？]銀先令通行合砝〉和〈各國所鑄小洋名目分兩〉等，詳細介紹「先令演算法」、「先令行情漲落」等方面的知識。

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度華南研究會及《華南研究》財政報告

(July 16, 1999 – June 3, 2002)

華南研究會				《華南研究》			
本年度截至 2002/6/3 財政收入	金額(港幣/元)	本年度截至 2002/6/3 財政支出	金額(港幣/元)	本年度截至 2002/6/3 財政收入	金額(港幣/元)	本年度截至 2002/6/3 財政支出	金額(港幣/元)
會費 存款利息 捐贈	$12,000.00 $2,771.80 $2,812.00	郵費 文具 會旗 聚餐	$740.40 $25.00 $1,200.00 $1,160.00	售書 捐贈	$3,830.00 --	郵費 文具	-- --
小結	$17,583.80	小結	$3,125.40	小結	$3,830.00	小結	--

華南研究會財政
本年度財政結餘：$14,458.40
上年度財政結餘：$17,884.13
本年度截至2002/6/3財政滾存：$32,342.53

《華南研究》財政
本年度財政結餘：$3,830.00
上年度財政結餘：$6,494.13
本年度截至2002/6/3財政滾存：$10,324.3

華南研究會幹事會財政
張兆和　　二零零二年六月三日